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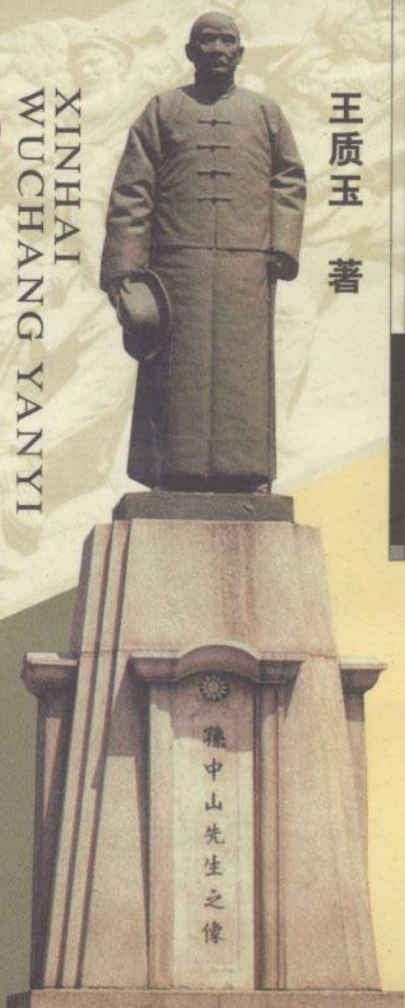
辛亥武昌演义

王质玉 著

XINHAI
WUCHANG YANYI



武汉出版社



孫中山先生之像

辛亥武昌起义

王质玉 著

XINHAI
WUCHANG YANYI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武昌演义/王质玉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 2001. 8

ISBN 7-5430-2491-8

I. 辛… II. 王… III. 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4767 号

书 名:辛亥武昌演义

著作责任:王质玉

责任编辑:潘长胜

封面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印 刷:武汉市汉盛实业总公司汉桥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mm 1/32

印 张:6 字 数:160 千字

版 次: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430-2491-8/I·362

定 价:12.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引 子	(1)
第 一 回 黄鹤楼初创文学社	(3)
第 二 回 英租界复演风雷图	(10)
第 三 回 宪兵正目密结革命党	(19)
第 四 回 湖广总督宠爱廖美人	(28)
第 五 回 张统制怨毒大江报	(36)
第 六 回 彭楚藩遇合孙摇清	(45)
第 七 回 居正江城访志士	(52)
第 八 回 胡瑛狱中缔姻缘	(60)
第 九 回 谭人凤督率长江革命	(67)
第 十 回 杨玉如夜访薄命女郎	(76)
第 十 一 回 邓玉麟急开酒楼	(83)
第 十 二 回 熊秉坤深夜聚义	(83)
第 十 三 回 酒客扞虱论国事	(83)
第 十 四 回 党人一盗金菩萨	(83)
第 十 五 回 共进会联络文学社	(83)
第 十 六 回 刘复基赁屋小朝街	(83)
第 十 七 回 刘公藏娇雄楚楼	(83)
第 十 八 回 居正二盗金菩萨	(83)
第 十 九 回 武昌城二武争胜	(83)
第 十 十 回 刘静庵浩气长存	(83)
第 十 十一 回 邹永成麻醉婢母	(83)
第 十 十二 回 谭人凤进退失据	(83)

第十二回	焦达峰三盗金菩萨 黄季刚酒醉撰时评	(92)
第十三回	端方带兵入川 刘公输金革命	(101)
第十四回	武昌城风声鹤唳 雄楚楼玉殒香消	(110)
第十五回	宝善里制炸弹失事 小朝街总机关查封	(119)
第十六回	彭刘杨血洒总督署 熊秉坤发难工程营	(126)
第十七回	楚望台下大军云集 中和门上巨炮惊天	(135)
第十八回	革命军火攻总督署 黎元洪隐匿黄土坡	(142)
第十九回	黎元洪阿弥陀佛 詹大悲风云际会	(151)
第二十回	黎元洪幽禁都督府 蒋翊武重返武昌城	(161)
第二十一回	学生军舌战降都督 汤化龙巧计发密电	(169)
第二十二回	袁世凯东山再起 黎元洪登坛誓师	(179)

引 子

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三年半。今年猪吃羊，明年种田不纳粮。

此民谣，不知何人所作。在清朝末年不胫而走，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特别在“皇城脚下”的北京城内，更是街谈巷议。京里人又喜欢寻根究底：猪吃羊是怎么回事呢？好在中国自古传有“十二属相”，老年人掐指一算：“申猴酉鸡戌狗亥猪。这猪字就是亥年。宣统皇帝戊申登基，至辛亥恰是三年，不就到了么！”至于“羊”字，有人说是犬羊之性、腥膻之气，暗指清朝的残暴统治。也有人掐算说：“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四月建巳、五月建午、六月建未。午马未羊，羊指六月，天机不可泄漏也。”反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们都预感到大清皇朝气数已尽了。

原来满族入主中原，建立清代王朝，已达 260 余年。历经康熙、乾隆盛世，便日趋衰微。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被帝国主义

打开闭关自守、封建锁国的大门。接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海战、八国联军进北京，世界列强恨不得把中华神州瓜分殆尽。清朝政府则每战必败，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慈禧太后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她擅权专政、穷奢极侈。对外奉行卖国方针；对内则绞杀改革，镇压革命，惹得各地民变蜂起，革命党纷纷举事。大清皇朝已临摇摇欲坠、大厦将倾之时。

1908 年农历十月，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同时病危。慈禧临终宣旨，立光绪胞弟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为嗣皇帝，载沣为摄政王。隔日，“两宫”相继驾崩。

此时，小皇帝溥仪不满三岁。农历十一月初九日，在紫禁城太和殿行登基大典。宫内太监把溥仪抬到宝座上，摄政王载沣单膝

侧身跪在宝座下，双手扶住哭喊的小皇帝，接受文武百官三跪九叩礼。溥仪遂成清朝第十代皇帝，年号宣统。

宣统之父载沣 25 岁，以摄政王名义代行皇帝职权。光绪皇帝遗孀隆裕皇后被尊为皇太后。她将光绪遗谕“必杀袁世凯”转交载沣处理。只因戊戌变法时，由于军机大臣袁世凯告密，致使变法失败，光绪被慈禧太后幽禁终生。载沣欲杀袁世凯为兄报仇，同时把军权夺下。载沣先和领衔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商量。奕劻受过袁氏重金贿赂，假意道：“杀袁世凯不难，但如北洋军造反如何处理？”更有军机大臣张之洞极力劝阻。摄政王载沣犹豫再三，不得已已在农历十二月十一日挂出“宫门抄”：“上谕：袁世凯患有足疾，着即回籍养病。”

宣统皇帝年幼，当时只是玩耍嬉戏而已。无论袁世凯开缺，或是张之洞去世，或是什么筹备君主立宪，什么饥民造反、革命党起义，或是什么民谣“猪吃羊，羊吃猪”，他一概茫然无知。如此蒙蒙然在宫中过了两年多。至辛亥

年，即宣统三年，小皇帝溥仪满 5 岁，加上天赠一岁，地赠一岁，文武百官赠一岁，满打满算，也不过才 8 岁。这一年元旦朝仪，特为隆重。太监给宣统穿上金龙袍褂，戴上珠顶冠，挂好朝珠，脚穿粉底朝靴。五鼓，文武百官身着朝服排列于午门外，小皇帝在摄政王及内监护送下，率诸王公及满族一品大臣亲祭堂子（即拜天地群神）。黎明回宫，先至奉先殿祭祖；继至隆裕皇太后寝宫，行礼问安。

然后，小皇帝宣统再乘辇出御太和殿，接受百官朝贺大礼。辰刻，回乾清宫，高坐宝座之上。庭前鞭声响过，接着鼓乐齐鸣，演奏“丹陛大乐”，诸王及皇室近支依次到丹墀两侧向宣统行三跪九叩礼……乐五奏，宣统御西暖阁，内外诸臣齐集午门内，望毓庆宫行两跪六叩礼。礼毕散班。好一派四海升平景象。这正是：

皇室但愿传家久，
万世一系无尽头。
兵气生聚青天外，
且看武昌黄鹤楼。

第一回

黄鹤楼初创文学社 英租界复演风雷图

《黄鹤楼》诗曰：

昔人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自从唐朝诗人崔颢的《黄鹤楼》诗作问世以后，楼以诗名，这黄鹤楼遂成登临胜地，名闻天下了。

相传黄鹤楼是三国时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始建于湖北省武昌蛇山黄鹤鹄头，隔长江与龟山遥相对峙。初建时楼高九十九尺，三层八方形。它依山傍水，拔地刺天，雕梁画栋，形制奇绝。被誉之为“天下绝景”，使无数骚人墨客咏叹不已。所惜者，因武汉三镇地处中原，扼“九省通衢”水陆要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战火连绵不绝，天灾人祸迭见，因之使武汉三镇沉浮无常，黄鹤楼也随之时毁时修，屡兴屡废。

最后一次是清同治年间修复的。光绪十年八月(1884年)，武昌汉阳门失火，殃及黄鹤楼，又成废墟。时临晚清，内忧外患，国事日非，再也无力重建。直到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近二十年，调赴北京任军机大臣后，其门生故旧，在原黄鹤楼旧址附近，另外修建一座奥略楼，以志去思，并掩废墟之叹。但这奥略楼的气势格调却大为逊色，黄鹤楼名存实亡，转而成为泛指附近的地理名词了。

当年只因黄鹤楼举世闻名，后又竞相锦上添花。历代好事之人，在其周围修建起许多亭台楼阁，形成众星拱月、独具一格的建筑群。如：圣像宝塔(又称孔明灯)、涌月台、太白堂、吕祖阁、吕仙亭、鹅字碑(传为王羲之书)、禹碑亭(蝌蚪文)，还有琳琅满目的历代名人诗碑之类，以及“大汉陈友谅之墓”等等，吸引着远近游人

羁客，成为长江中游的一处风水宝地。曾几何时，就开设起许多大小茶馆，还有那算命的、看相的、测字卜课的，也应运而生。再有走江湖卖艺的、弄武术的、卖膏药的、耍把戏的，也在这里献艺谋生。那挑担卖小吃食的，从最便宜的油炸臭豆腐干子、水煮荸荠，到名闻遐迩的“沔阳三蒸”——蒸鱼、蒸肉、蒸菜，应有尽有。灾荒年月，农民流离失所，也有在此卖儿鬻女的，另有那摆满路边的各类荒货摊子等等。黄鹤楼一带，人群熙熙攘攘，游客摩肩接踵，整日像赶庙会一般。

时至清朝末年，岁次辛亥（公元1911年）大年初一清晨，蛇山脚下武当宫内，黄鹤楼后吕祖庙里，香火弥漫，烟雾缭绕。拜神的、送香的、求子的、许愿的，挤满殿堂。沿山脚下，善男信女络绎不绝。

这时，在山脚下人流中，正有三三两两新编陆军士兵走上山来。他们身着土黄色新军制服，头戴大沿军帽，腰束帆布皮带，一路谈笑，一路欣赏琼楼玉宇的雪后山景，向奥略楼走来。

此刻在奥略楼上已有三人等候。其中一人身穿长棉袍，头戴

礼帽，颈围长围巾，全身便装打扮，躯体魁梧，肤色黝黑，年方24岁。这人便是蜚声汉口报界的《大江报》主笔，湖北蕲州才子詹大悲。

另两位穿军装的都是湖南人，一样的长挂脸，眉清目秀，很像亲兄弟。高个子举止潇洒，气宇轩昂，年26岁，名叫蒋翊武。矮个子五短身材，机警聪慧，年27岁，名叫刘复基。两人曾参加过黄兴领导的甲辰年长沙起义，失败后，刘复基随黄兴亡命日本，参加同盟会。蒋翊武赴上海办刊物遭查封。后来，蒋、刘二人在湖南、上海等地无法立足，便旅居湖北。两年前在汉口《商务报》结识詹大悲，共同陈析国事，研究革命方略，决心为推翻满清专制王朝做一番事业。蒋翊武、刘复基两人离开《商务报》投身新军当兵，参加筹组革命团体。只因原来组织的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均被第21协统领黎元洪派员侦出破坏，受尽挫折，年前才又联络潜伏的老同志，改组成立文学社。由詹大悲以《大江报》名义发出请柬，邀约于辛亥大年初一，在黄鹤楼举行新年团拜。实是首次聚义，成立文学社。

各营盘代表近 20 人相继来到奥略楼三楼，均是 20 多岁年纪，个个血气方刚，英气勃勃。詹大悲是惟一穿便服的非军人，他热情地与众人打招呼。众人围成一圈，举行团拜，互道年喜。大家依栏杆坐定后，蒋翊武便把铅印的《文学社简章》分发众人，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道：“今天是文学社成立大会，请诸位先看看简章。”

众人接过简章，只见上面写道：

文学社简章

一、名称 本社以联合同志研究文学，故名曰文学社。

二、组织 本社设社长一人，副社长一人，文书部长一人，评议部长一人，均由社员推举之。

(甲)文书部……

(乙)评议部……

三、职责 社长管理本社一切事项，督同社员发展社务。副社长协助社长发展社务……

四、经济 本社社员缴入社基金一元，每月按月薪

缴纳月捐十分之一……

五、入社 凡愿为本社社员者，须经本社社员三人以上之介绍，经本社先派人调查，认为与本社宗旨相同者，方得为本社社员。

六、附则……

《简章》近千言，通篇无一革命字句，简明扼要，不露破绽。大家读后会心地相视一笑，情绪顿时活跃起来。

蒋翊武示意詹大悲做番说明。詹大悲微笑说道：“今天邀集大家元旦聚首。关于名称问题，原来的振武学社涉嫌政治色彩，出事后不宜再用。我和翊武、复基等商量，不如以研究文学为名，可以避人耳目，故取名文学社。简章是我起草的，请诸位看后给予指正。今后，《大江报》便是文学社的言论机关，欢迎同志们多多投稿。”

大家议论了几句，一致举手通过简章。共推蒋翊武为文学社社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副社长一职暂缺。詹大悲道：“此地不便久留，请诸位去茶馆喝茶，慢慢叙谈。”

众人从奥略楼鱼贯而下，茶

馆老板早在门口笑面相迎。选一块僻静处围桌坐定，茶馆伙计沏好上等龙井，端来各类细点，众人边饮边谈。

前几天汉口英租界刚刚发生一件流血惨案，这立刻成为闲谈的热门话题，人们邀请詹大悲介绍一番。詹大悲哈哈笑道：“今天是辛亥年大年初一，汉口英租界吴一狗案发生在八天前，正是快过小年之时，我看可是个小小的预兆呢！”杨选青已急不可耐，插嘴道：“快把事件说来听听，那人力车夫吴一狗究竟是自己病死，还是被印度巡捕打死的，现在众说纷纭。”詹大悲回答道：“其说不一，完全是官场对洋人为虎作伥所造成的。此案件只有《大江报》秉笔直书，敢言人所不敢言。《大江报》现不胫而走，卖报小贩一出报馆门口，便被抢购一空，怪不得武昌买不到《大江报》呢！”詹大悲叙说至此，又呷一口茶。刘复基郑重说道：“大悲，现在谣言甚嚣尘上，军营中更难辨是非，烦请你从头至尾讲个详细，与大局有何关系，大家也不妨仔细思量一番。”

詹大悲把盖碗香茶往桌上一顿，说道：“诸君欲知其详，现在我

就言归正传。”

话说头年腊月二十一日夜晚，正是急景残年，朔风凛冽，路断人稀之时。在汉口英租界，一个人力车夫拖着空车往大舞台方向前行。盼望多拉一趟车，多挣几个铜板。迎面一个醉酒的印度巡捕趑趄走来，车夫上前去兜生意，那印度巡捕把警棍向洋车一敲，车夫以为巡捕要坐车，急将洋车放下，不小心车轮误压了印度巡捕的皮靴。巡捕大怒，挥手便给车夫一警棍，车夫啊呀一声踉跄倒地，待要挣扎站起，那印度巡捕又狠狠地猛踢车夫数脚，扬长而去。

车夫倒在马路上昏迷不醒。英租界巡捕房侦探从旁走过发现后，急召华人巡捕将车夫抬往巡捕房附设医院诊治。这时，数名过路的人力车夫也来帮忙，随同到医院门口围观，这也是关心同行性命。不料，车夫进医院后猝然断气死去。洋医生大惊，怀疑是传染病白斯笃病状，急命将车夫尸体抬出租界外后城马路，吩咐华人警察召人认领。汉口人力车夫大部集居在后城外棚户区。当夜棚户区一带人们奔走相告，敲锣呼喊：“哪家有出车的没有回

啊！后城倒着个拖车的……”整个棚户区便哄动起来。

一个应城车夫认出是同乡吴一狗，便奔到吴家报信。吴一狗的母亲和兄弟等踉跄赶到现场。老母亲捶胸顿足，哭得死去活来。棚区附近的许多人力车夫、土木工人也来围观。大伙儿议论说：“人命关天，这死得不明不白，怎么办呢！”忽有人挺身而出道：“从哪里抬出来的，就抬回哪里去，先把死因弄个明白。”群情激愤，当夜又将尸体抬回英租界巡捕房的附设医院。人群围在门前骂声不绝，巡捕房打电话给汉口警察厅，要求派队伍前往弹压，派法医前往验尸。

汉口警察厅法医奉命到医院验尸后说：吴一狗身无伤痕，属于病死。医院特赏薄棺一口装殓，雇人抬出租界。围观的劳苦民众无不愤慨，大骂官方袒护洋人，许多人倡议租界车夫罢业。次日清晨，后湖区鸣锣呼喊：“今天一律不出车，罢工停业啰！”这天，英租界内果然不见一辆人力车。推土填筑后湖的土木工人也自动罢工声援。

英租界地临江边，马路宽广。这天正是星期日，又刚发生印度

巡捕打死人力车夫案，好事者都跑到英租界看热闹。人群蜂拥而至，把英国巡捕房围得水泄不通。开始是有人起哄呐喊，要印度巡捕滚出来说理；继而指手画脚，破口痛骂。印度巡捕关上铁门，不敢露面。到后来，不知何人带头用江边堆集的石块向巡捕房掷去，把窗玻璃哗啦啦击碎。接着愈演愈烈，乱石横飞，雨点一般砸向巡捕房，辱骂声、呼啸声响成一片，像发生暴乱一般。

正当围闹紧急之时，忽然，巡捕房楼上窗口伸出两尊炮口，闹事民众吓得纷纷后退，从远处掷石呼喊。过路洋人也遭石块袭击，洋行商店紧闭铁栅大门。英国驻汉领事法磊斯眼见风潮愈演愈烈，又不见汉口警察厅派人前来，便紧急调遣停泊江边的英国军舰水兵登岸防守领事馆、银行；命令司令官率五六百名水兵，全副武装列队鼓号，以示镇压。水兵队伍刚走到一码头，就有民众投掷石子，呐喊呼哨。英水兵司令官命水兵鸣枪示警，进行恫吓。民众听枪响慌乱四逃，英水兵望着哈哈大笑。然后，英水兵又继续前进。民众却气愤难消，回头又把乱石掷向水兵队伍。英司令

官下令实弹开枪，只听一排枪响，民众尖声惊叫，二十余人倒在血泊中。

这时，江汉关道、夏口厅、警务总监、洋务委员等正齐集洋务公所会商。江汉关道台齐耀珊说：“我们先出去劝散，不行时只有请示大帅。”文武官员刚出门来，恰逢水兵开枪，中弹民众应声倒地，后面民众潮水般后退，正与文武官员相撞。民众的满腔怒气便向文武官员发泄起来。前面人怒斥官僚验尸不公，袒护洋人；后面人捡起石块，没头没脑地打将过来。齐道台左眼被石块打中，洋务委员被击伤鼻梁，流血不止。所有官员都被砸，伤势有轻有重。齐道台鼻青脸肿，逃回洋务公所，气急败坏地呼喊：“反了！反了！”拿起电话向武昌请兵，电话中听不清楚，齐道台奉命乘快轮过江到督署进谒大帅，面禀一切。

湖广总督瑞澂见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汉口军备单薄，非武昌出兵不可，便命令第8镇统制张彪派新军一标渡江和平镇压。另派有关官员过江，与汉口官绅、领事会商，妥善处理。

统制张彪立即调兵过江，分头把守英租界各街口，行人只准

出界，不准入界。派兵鼓号巡逻，民众逐渐散去，英国水兵也退归兵舰。交涉使与英领事交涉。英水兵枪杀的尸首，由夏口厅派人送到洋火厂暂殓，验明伤痕，拍下照片，留待以后交涉认领。官方贴出告示，大意是不准谣言惑众，自有官方处理；围观闹事者赶快散去，违抗者格杀勿论。商会也连发三道告示，语气比较缓和。到晚8时，英租界地段恢复平静。

二十三日早晨，租界一带店铺不敢开市，人力车夫也不出车。汉口总商会派人分途演说，劝导民众不要扩大事态，等候官方和商会秉公办理。如果英领事不给相当赔偿，再另采取文明抵制办法。

二十四日，湖广总督瑞澂派出官方代表及军医，邀请英领事派法医二人，商会延请中医二人，复验吴一狗尸身。几经交涉，拖到次日傍晚才在济生堂开棺验尸。轮番复验后，都说并无伤痕。提法使当场宣布：“复验无伤，因病死亡。”然后回武昌向总督瑞澂报告结果。瑞澂说道：“车夫既属病死，勒令尸亲领尸埋葬，不许妄生要求。至于被洋兵击毙之人，良莠不齐，愚民无知，随声附和，

开始并无仇洋排外思想。而洋兵擅行开枪杀伤多人,违背公理。交涉使可会同江汉关、巡警两道,首先查明死者身份,平日是否安分守己,再酌情与英领事谈判。要求惩办开枪水兵,抚恤伤亡民众,以免影响商民感情。”

英领事法磊斯坚持说华人无理取闹,与义和团拳匪相同。法国、比利时、丹麦各领事也态度强硬,对交涉使提出的要求一概严词拒绝。

官方交涉无结果,汉口绅商各界也不满意。前日又纷纷谣传,吴一狗确是被英租界印度巡捕黄胡子踢死的,腰上有伤痕两处。当局畏惧洋人,复验时串通商会会长说:“总以无伤为好,交涉千万办不得。”总督也受下属蒙蔽,对流血惨案也不太过问。商团开会,一致通过要求英领事惩办踢死吴一狗的印度巡捕黄胡子,优厚抚恤死难者家属。如英领事不答应,从正月初三起,则开始抵制英国货。后事如何,就看年后分解了。

詹大悲演说车夫案,至此嘎然而止。举座无不愤慨。刘复基拍案而起道:“后事不用分解,已

经晓得了。”旁边一人道:“复基是‘小诸葛’,未卜先知,不妨把后事说来大家听听。”刘复基道:“公文往来,旷日持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洋人是‘有强权无公理’;那洋人的奴才是‘宁赠友邦,勿予家奴’。其他就可想而知了。”蒋翊武道:“今年说不定会有大事发生。我们元旦聚首,重整旗鼓。一旦有事,不致坐失良机。我们当务之急是扩大社务,发展组织。只因当局腐败无能,洋人才敢如此欺侮我们。大势所趋,清朝是快完了。”

然后大家各抒己见,研究迅速发展社务。直到天近中午,才拱手而散。

詹大悲付过茶资、小费,与蒋翊武、刘复基走在最后。詹大悲道:“蔡济民为何不来?”蒋翊武道:“我前天还专门去约他,邀请他一定到会,他答应了的,不知为何又变卦未来。”刘复基道:“我俩去给他拜年,探个究竟。”詹大悲道:“这样最好,联络下感情。文学社副社长的位置还给他留着呢!我去监狱看看胡瑛,把今日集会告诉他,下午我就过江去了。”

第二回 宪兵正日密结革命党 湖广总督宠爱廖美人

当年的湖北省会武昌，乃是个方圆五六里的弹丸小城。城墙高近三丈，厚六七丈，长达三千五百丈，共有十座城门。城内蛇山横断东西，山阳还有偌大个紫阳湖。紫阳湖南军营林立。工程8营驻扎湖畔。湖东是右旗营盘，驻扎第29标和第30标。隔街又是左旗营盘，驻扎第31标和第41标及陆军第21协司令部。军械所设城东南楚望台。督署衙门和第8镇司令部驻城内西南角。其他还有宪兵营、消防队、巡防营、陆军学堂等。

城外西北角还有恺字营，驻扎炮队第二十一营、工程队、辎重队。文昌门外驻扎辎重八营。城外巡司河两岸有武建营，驻扎第32标、马队第二十一营、马队第8标、炮队第8标等。小小武昌城竟被军营占去三分之一。

初一军营放假，人人出营访亲拜年。驻扎城外的便拥进城内，越是繁华街道军人越多。蒋翊武和刘复基走下黄鹤楼，沿长

街在人群中挤了一阵，便进入右旗营盘。蔡济民担任排长职务，在营房尽头有单独住房。蒋、刘二人寻到门口，只见房门虚掩，隔窗玻璃向内窥望，看到蔡济民在床上和衣而卧。刘复基轻叩房门，蔡济民一骨碌翻身下地。蒋、刘二人推门而入，连连拱手道：“恭喜！恭喜！”蔡济民拱手答礼：“恭喜！恭喜！新春如意。”一面让坐，一面从炭盆上提壶沏茶。蒋翊武道：“我们刚从黄鹤楼喝茶下来，特给济民兄拜年，深怕你出门去了呢！”蔡济民道：“我去黄陂同乡家中拜年刚回来。”

说着，蔡济民端上茶水、糖果，三人围桌而坐。蒋、刘二人闻到一股酒气，便端坐不动。蔡济民发愣道：“今日怎么讲客气？”蒋翊武道：“不是我们讲客气，是济民兄客气过分呢！前天我俩受大悲嘱托前来邀您去黄鹤楼团拜，您是答应了的。今日忽又爽约，实在让我和复基难堪呢！”蔡济民笑道：“二位原是用来问罪的，那我

负荆请罪就是了。”刘复基道：“新春佳节，哪有这种意思？在黄鹤楼团拜，大悲几次问到你。”蔡济民道：“蒙诸兄关照，我深表谢意。文学社成立，第29标也有人参加了嘛！”蒋翊武道：“我和大悲、胡瑛都商量妥当。他们说你是日知会老同志，为事业计，便于在右旗营盘发展组织，你必须参加文学社，切切不可推辞。”蔡济民道：“你们不了解我的处境。日知会被查封后，第29标内有些分散的小团体，小团体又结成军队同盟，众人推我做主持人。去年，共进会孙武邀我入会，我百般推辞。孙武说：‘你是日知会老同志，可以不举行入会手续。’标内同志知道了，问我是否想把军队同盟拉入共进会？我只有反复解释。现在你们又邀我参加文学社，我又无分身术，一个闺女找几处婆婆家，岂不笑话？”蒋翊武接口道：“非我蒋某做小人谗言。孙武那个共进会为扩充力量，招揽江湖，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一遇变节者必然败坏大事，这是有前车之鉴的。文学社以武昌为基地，专一从事军中活动。新军士兵觉悟高，严守秘密。计划在半年至一年内，除军官及个别不稳分子，争

取新军中百分之八十的人入社。一旦举事，拔清帜而易汉旗。大悲名之谓‘端营政策’。为此特邀你参加。”说着，蒋翊武从口袋内掏出一份《文学社简章》放到桌上。

忽然，门外高声响起“恭喜”，推门走进一位客人。来人身着宪兵制服，体魄魁梧，气度轩昂。蒋、刘见是陌生人，便急想把桌上《文学社简章》收起。蔡济民却顺手用书册把《简章》盖了，起身向来人拱手答礼：“恭喜！恭喜！”再向蒋、刘二人介绍：“这位是彭君楚藩。本省鄂城人，现在宪兵营供职。”蒋、刘二人也向彭楚藩通报姓名，叙礼寒暄。

彭楚藩听蒋、刘二人湖南口音，不免仔细审视两眼，然后向蔡济民道：“我刚从汉口值勤回来，给兄拜年，请兄去寒舍畅饮几杯年酒。不知有其他约会没有？”蔡济民道：“我上午在外已饮酒过量，回来便倒在床上，实在不敢再喝了。”

蒋翊武、刘复基听着蔡济民和客人谈话语言，似是十分稔熟，但从未听说蔡济民结识宪兵朋友。看那水红色的宪兵领章，暗自诧异，一时显得有些尴尬。于

是，便起身告辞。蒋翊武道：“前客让后客，我们回营去，以后再来拜望。”

蔡济民一把扯住蒋翊武衣袖，看看窗外无人，说道：“诸兄均是济民好友，有缘在此相逢。济民当尽地主之谊，请诸兄同去军中酒馆饮谈。”说罢，从桌上抽起书册下的《简章》装进衣袋，便请客人一同出门。刘复基随机应变道：“我和翊武先来相邀，又在此得识彭君。旧朋新友欢聚一堂，正该由我和翊武做东。”彭楚藩察言观色，已知蔡、刘二人绝非寻常之辈，转而满面笑容说道：“承蒙诸兄不弃，小弟忝陪末座。我刚从军中酒馆路过，今日大年初一，酒馆关门过年，即便诸兄诚意做东，也只好另择他日了。小弟家眷在此，住平湖门，离此地不远，有现成薄酒，敢请劳驾诸兄光临寒舍叙谈。如有推辞，小弟只好告退。”

几句话，说得众人哑口无言。蔡济民急忙周旋道：“楚藩兄如此爽快，敢不从命。我正想为诸兄介绍做朋友，我们就同去打扰就是了。”说着向蒋、刘二人递眼色。蒋、刘二人也正想结识朋友，联络感情，便也不再推辞。四人一路

谈笑着走出营门。

彭楚藩在前引路来至平湖门住处。妻子秦氏见丈夫带来三个新军，忙打招呼道：“叔叔、伯伯过年好！快请屋里坐。”客人也异口同声问过：“嫂嫂过年好！”湖北习俗，正月过年，家家都在堂屋方桌上摆上四个盘子，内盛花生、瓜子、酥麻糖、糕点等待客。彭楚藩招待客人围桌而坐。秦氏沏好茶，客人便嗑着瓜子，饮茶、吸烟聊天。蒋翊武询问彭楚藩何时到宪兵队供职，最近忙些何事。彭楚藩叹声道：“最近一周忒忙，只因汉口英租界发生洋兵开枪毙伤人命重案，接连几天去汉口。今天上午还在值勤；中午 12 时才得换班回来，晚上 7 时还得去营部复命。”又相互询问、通报了籍贯、年龄以及入伍时间。四人年龄大致相差不过一两岁。刘复基年岁最长，28 岁。彭楚藩 27 岁，蒋翊武 26 岁。蔡济民 24 岁，年龄最小，任排长职务，却军阶最高。说话间称兄道弟，谈笑风生。

不一会儿，秦氏便要彭楚藩收拾桌子，冷盘、热菜摆满一大方桌。彭楚藩端出泸州老窖，四人碰杯祝酒。美酒三巡，言语增多，便无话不谈了。刘复基早憋了一